

紫色的花

真個化做一顆春雨，

微倖滴向那紫色小花朵兒底心裏：

讓我就此死去吧。

倘要晨露先佔領了伊，

待怎樣呢？……

一九三二年五月二一日

自
援

我問：『流水，你究竟來自那裏？』
流水不答，只潺潺地嘆息着不停地逝去。

『唉，流水，都不能相住一談嗎！』

『你也應有個來源呀！』

在失望的悲傷中，

我只得審問自己底輕薄的眼淚了：

怎奈伊更無情呢，